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無恥奴  
第三十九回 誅國賊涼血濺驢頭 賣風情華妝游馬路

且說宣蘭生對林良棟說道：「我的意思，打算就把你派到蘇州去，你自己心上怎麼樣？」林良棟聽了，十分高興，便請了一個安道：「謝大人栽培。將來倘有寸進可圖，都是大人的恩典。」宣蘭生又對他道：「沙中丞幾次信來，問我要人，那意思甚是要緊。你就回去收拾隨身行李，越快越好。我明天備了咨文，就派兩個差官，和你先去。隨後再揀了報生，咨送過去。你見了沙中丞的面，代我致意一聲。」說著，就端茶送客。林良棟退了下來，忙忙急急地收拾了衣箱行李，預備動身。心上想著，甚是歡喜，暗想：「只要撫台的性情和我合適，當了幾年差使，少不得要開保舉，那時慢慢地升轉起來，怕不是個道台麼？」心上這麼一想，甚覺開心，便又想著將來得了功名，要怎樣地揮霍，要如何地設施。想得一個心，七上八下的灌滿了無數的迷湯，直想了一夜，方才略略地睡了一回。起身換了衣服，逕往宣蘭生那裡伺候。號房見時候甚早，便對他說道：「這個時候，大人還沒有起來，你有什麼事情，只顧去去再來。」

要差不多兩點鐘的時候，大人才見客呢。」林良棟聽了，只得走了出去，到馬路上走了一轉，又買些路上應用的東西，直混到一點鐘，方才又到鐵路總公司來，央那號房傳進手本。果然不多時，便傳他進去。宣蘭生和他說了許多溫語，又道：「現在時候也差不多子，你便早些上船也好。」林良棟答應了一聲「是」，宣蘭生便叫一聲「來」，只見門簾起處，兩個差官打扮的人，走將進來，穿著缺襟袍子，天青馬褂，頭上帶著水晶頂子，搖搖擺擺地拖著一枝藍翎，腳下薄底快靴，走進來，就規規矩矩地站在旁邊，一聲不響。宣蘭生問道：「公事可曾領到？」

二人齊聲答應：「領到了。」宣蘭生便指著林良棟對他們說道：「你們好好地伺候這位林老爺到蘇州去，當面見了沙大人，給我請安。咨文是要緊的，也要當面呈遞。路上諸事小心，不可大意。去罷。」那兩個差官又齊聲地應了一聲，便朝宣蘭生請了一個安，似乎是稟辭的樣子，退了出去。林良棟見宣蘭生沒有什麼話兒，便也請安辭出。宣蘭生只立起身來，朝他點一點頭道：「恕不送了。」說著，就自家進去。林良棟退了出來，早有那兩個差官趕上來，和他招呼，十分恭敬，又替他到電報局去起了行李，送到船上，照應得甚是週到。說起話來，林老爺長，林老爺短的，叫得應天價響。林良棟倒有些過意不去起來，要拉那兩個差官坐在一起，無奈他死也不肯，只說：「大人叫我們路上好好地伺候林老爺，怎麼好和林老爺坐在一起？要是給大人曉得了，還了得麼？」林良棟見他們這般規矩，也只得罷了。上海到蘇州的輪船，只消一夜，天還沒有亮的時候，就早到了。林良棟卻直睡到七點多鐘方醒，睜開眼來一看，見那兩個差官，已經把行李收拾得停停噹噹，只等他一個起來。那差官又料理他的手巾臉水，就是自家用的家人，也沒有這般勤謹。林良棟見了，十分感激，免不得稱謝幾聲，那差官連聲不敢。林良棟梳洗過了，便同著差官，上岸進城。先尋子一個客寓，安頓了行李。林良棟換了公服，差官帶了咨文，一同到撫署前來。差官對林良棟道：「林老爺去投手本，在官廳上坐了一回兒，等我們去投進了咨文，撫台自然傳見。」林良棟答應了。一個差官，便去和他投了手本。一個差官帶著咨文，和號房說明來歷，號房便帶他進去，見了巡捕官，一直去見撫台去了。這裡林良棟坐在官廳，一個人心上轉著念頭，想著撫台傳見起來，如何問話，怎生回答，又想著當這個報房，也不曉得有多少薪水銀子，約摸著總比當這個領班好些。心上胡思亂想的，一等就等了兩點多鐘，聲息杳然，連那一個進去的差官，也不見了。林良棟等了多時，心上十分焦燥，左等也不來，右等也不來，只有那一個沒有進去的差官，站在官廳外面，伺候著他。卻卻的這一天，不是上衙門的日子。官廳裡頭，沒有什麼人。林良棟靜悄悄的，又等了一回，還不見有人出來，卻聽見遠遠地裡面高聲直喊：「到外面來！」叫了一聲伺候，外面接連連地答應一聲，忽然門上放起炮來。林良棟暗想：原來撫台見個客，也要放炮的。正在暗想，早聽得烘隆隆的，放了九個大炮，就看見有許多戎裝將士，匆匆忙忙地都趕進來。又有的兩邊亂走，不知趕的什麼事兒。那樣子甚是嚴肅。不多一會，又聽得大堂點響，鼓樂齊鳴。想是撫台出來了，自己便立起來，整整衣服，好預備去見撫台。果然一刻兒的工夫，一陣腳步聲音，自遠而近，當頭兩個武官，佩刀軍服，後面還跟著一二十個雄糾糾氣昂昂的親兵。林良棟這個時候，不曉得他們是來做什麼的，呆了一呆，再也想不到是來拿他的人。當下兩個武員走了進來，對著林良棟高聲問道：「你可就是叫林良棟麼？」林良棟一個「是」字還沒有答應出來，只答應了半句，早被武員喝一聲：「拿下！」那一班親兵一擁上前，七手八腳地把林良棟擒祝把一個林良棟嚇得魂不附體，忙問：「你們是做什麼的？我是上海宣欽差那裡的人，要見撫台大人的。你們為什麼無緣無故地這般囉唆？不要認錯了人罷。」那一個武員聽了，並不開口，一個武員對他說道：「我們是奉上差遣，概不由己。撫台大人指名叫我們拿你，可不曉得你犯的是什麼罪名。」

你有什麼說話，到撫台大人那裡去說就是了。」說著，便推推擁擁地把林良棟直推到二堂上來。林良棟這個時候，覺得自己的一個身體，渺渺茫茫的，一些著落的地方也沒有，好似做夢一般。到了二堂，偷眼望上看時，只見二堂上面，把印敕供在中間，撫台卻反坐在旁面。兩旁侍從的人，就如一座屏風，兩邊圍列。看罷，便戰戰兢兢地跪下，聽得撫台在上面問道：「你就是林良棟麼？」林良棟戰抖抖的，應了一聲「是」。撫台哼地冷笑一聲道：「你也是中國的子民，為什麼舍著自己的身軀，去做那外國人的奸細？」林良棟起先雖然害怕，卻還不曉得這件事情要發作出來，聽得撫台這般問法，好似當心打了一拳，抖作一堆，做聲不得。撫台又接著問道：「這還說是你自家情願，也還罷了。為什麼你又去強姦人家的婦女，還對外國人說，他是個拳匪頭目？好好的王三錫一家人家，四條性命，活活地都送在你的手中，你還道不曉得王法的麼？」林良棟聽了，便把他嚇得魄散魂飛，三十六個牙齒，捉對兒廝打。想要分辯，那舌頭上好似打了一個結的一般，張口箝舌的，那裡說得出什麼？死命地掙了半晌，只掙出幾句話來道：「小的冤枉。這些事情，小的通通都不曉得。」沙中丞見他抵賴，大怒道：「你還要希圖抵賴麼？」就把一件東西，擲下地來，叫他自家去看。林良棟接了一看，原來就是宣蘭生的咨文，把他的劣跡，說得明明白白。咨文後頭，更黏附著趙壽萱的稟貼，更是個真實的憑據兒。此時就再要賴，也賴不來了，只得脫了帽子，碰幾個頭，說：「求大人開恩。」沙中丞冷笑道：「你既然認了，本部院自然還要格外從寬，不叫你吃苦就是了。」原來沙中丞向來性情耿直，嫉惡如仇。他見了宣蘭生的咨文，只氣得他怒髮上衝，雙背欲裂，暗想：天下竟有這樣的奸奴，像這樣的人，早些殺了乾淨，那裡還好把他留在世上，叫他再去害人？想著，便立刻傳齊伺候，升坐二堂。預先把王命請將下來，高高地供在堂上。叫兩個戈什哈出去，把林良棟拿了進來，問了口供，不由分說，立時立刻的，站起身來，行了兩跪六叩首禮，請下王命來，便傳了蘇州府和撫標中軍，會同監斬。林良棟到了這個時候，方才回光返照起來，懊悔著自家做的事情，不應該這樣的傷天害理，要求也求不及了。當下蘇州府和中軍，奉命監斬。

幾個劊子手，早過去剝了林良棟的衣服，五花大綁的上了綁繩，推到教場伺候。不多一刻的工夫，演武廳炮響轟天，林良棟之頭落地。這個混帳東西，倚著洋兵的勢力，害了無數的良民，摳心挖肚的在獲鹿弄來的銀錢，不知仍舊落到那裡去了。他自己一個大錢也沒有用著，倒反把一條性命輕輕地送在蘇州，還落得個萬人唾罵。看官，你道像林良棟這樣的人，可有什麼道理？

閒話休提，在下又要把一個無恥奴的歷史，提將出來，做一個無恥奴小說四十回的結筆。在下的這部小說，多半都是江念祖的事情，其餘的也都是人所共知的實事，卻不是在下做書的，造出這些說話，有意罵人。只說蘇州地方，本來沒有馬路，後來中國同日本講和，便把蘇州也算了一個商埠，造了幾條馬路，開了幾家戲園。在下有兩首楊青地的即景詩道：一樣人工奪鬼工，果能車水馬如龍。春風三月珠簾捲，掩映華燈十里紅。

玲瓏窗子對秦樓，綺閣新開號莫愁。姊妹扶肩欄外立，更從簾下試梳頭。

這些說話不必提它，只說有一天，新丹桂戲園包廂裡頭，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女子，坐在那裡看戲，卻生得輕雲作鬢，膩玉為腮，遠岫輪眉，秋波盪眼。那一雙俊目左顧右睇，就如一九水銀一般，往來閃爍，活潑非常。更兼態度妖嬈，神情蕩逸，看著她那個樣子，就曉得她一定不是什麼良家女子，宦室閨娃。在她旁邊，坐著一個男子，那樣兒甚是可笑，生得短頸聳肩，縮腮尖嘴，

黃豆大的一雙龜眼，鷹嘴樣的一個鼻頭，最可笑的，是前胸後背，都有些擁腫無度，向外面挺了出來。身材甚短，肩背正方，竟是一個湊得完全十足的龜形。據相書上說起來，男子龜形，必主大貴。這個龜形的男子，卻不曉得他將來的事業何如，但是依著在下的意思來，現在這一班響噹噹當著烏龜的人，沒一個不是名利雙收，子孫永保，恐怕這個有形之龜，倒比不上這個無形之貴。或者是當今時代百度維新，無論什麼再舊些兒的人，也得要看看新書，說些新話，方才薰得動人。像這樣舊時的相法，也翻了個新法兒，免得一個個都罵他是守舊黨，也未可知。閒話休提，只說那新丹桂戲館包廂裡頭看戲的女人，你道他究竟是個什麼人物？原來這個女子姓楊，他父親叫做楊梅窗，是個外科醫生，沒有兒子，止生一個女兒，楊梅窗十分鐘愛，只要女兒開口要什麼東西，凡是能辦得來的，那怕傾家蕩產，也要去辦了來，雙手送給女兒的手中，方才快活。這個女兒被他嬌縱慣了，隨便什麼人，都不敢拂她一點意兒。一班親戚，背後都趕著楊小姐叫雌老虎。這一年楊小姐長成十歲，楊梅窗一病死了，又沒有什麼本家繼承，這場梅窗的遺產，便都歸楊小姐一手經理。這位楊小姐父親在日，雖然並不怕，倒底有些避忌，現在楊梅窗死了，無人拘束，便結識了一班女姊妹們，天天的出去看戲聽書，坐馬車，吃大菜，鬧得一塌糊塗。漸漸的，有幾個當地的流氓，看中她，不知怎樣，竟把她鉤搭上了。正是；絮已沾泥，枉作漫天之舞；花真墮動，空為半面之妝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